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本刊出版至第9期，各地讀者的來信，已積了厚厚幾個卷宗。許多編委、朋友都提出，應該開設讀者來信欄，使讀者、作者和編者形成互動，造成一個《二十一世紀》的「茶館文化」。就這樣，本刊決定新設一個「三邊互動」欄，希望得到讀者和作者的積極支持。本欄性質不拘一格，讀文章所得的印象、反應，對本刊的要求、建議，作者和本刊的回應，資料補充，糾誤聲明，……等等，只求其及時與真實，一概歡迎。

要是知識分子能邊緣化就好了

讀第6期文章，我頂喜歡的是末後一篇傅高義的文章，言之鑿鑿，有真正的現實感，對深圳模式的分析，廣東地方政府的陽奉陰違，都使人看到了中國的走向（儘管這種尾大不掉從另一角度看也頗堪憂）。而我頂不喜歡的，是頭一篇余英時的。他套用所謂「中心—邊緣」說，實在是與中國的實情太隔了。首先，「士」並不就是知識分子，他們是官僚的預備隊。所以士在中心並不意味着知識分子在中心，不然中國的佛教徒中也是有知識的，為

何一直在邊緣？其次，如果「中心—邊緣」就是用來刻劃整個「傳統—現代」轉變的，那麼這是普遍現象。儘管可以爭論現代化本身是否合理，但無論如何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同時邊緣化是合乎潮流的。於是，這反而成了一種為當局和毛澤東的辯護，好像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全球性現代化中的常例，這些壓制知識分子的做法乃是大勢所趨。再次，由於缺乏中產階級，其實中國知識分子從願望上來講根本未曾邊緣化，他們還是獨立支撐，要以天下為己任。要是真能邊緣化倒好了。

—讀者 北京
1991.10

西方殖民主義者製造的「東方主義」幽靈

本人認為石先生〈市民社會與重本抑末〉（第六期）一文，不只把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且更瀰漫着「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觀點：他先建立起一個所謂西方市民社會的典範（即他的、也是西方進步時期知識分子的歷史觀），再拿這樣的典範來對照亞洲的歷史和社會。在這東方主義的邏輯下，中國的歷史就如文中所

說，一直到清末民初也沒有結構性變化。值得強調的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不論左傾右傾都對這樣的東方主義思考模式和結論愛不釋手，殊不知這是西方殖民主義者為配合他們適應、理解、統治東方民族，而發展出來的東西。諷刺和令人擔心的是，東方主義的幽靈仍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中來去穿梭不已。

—蔡孟翰 悉尼
1991.8

科學主義太少而不是太多

關於二十世紀中國科學主義的論文及其爭論是我很有興趣的。最近費耶本德還發表文章批評方勵之的科學主義態度。自1988年以來理論界對唯科學主義持批評態度後，自然辯證法界許多人也在思考科學主義的問題。他們的結論似乎很簡單：科學主義太少而不是太多。我同意十年來科學主義是對僵化的意識形態的最大觸動者。

我認為該文關於1949-79年的分析不夠，馬克思主義借科學主義之力取得思想界的支持，延安整風運動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已經不靠唯科學主義之力了。毛澤東思想在建國後的確立，更不是靠科學主義，而是靠強制性勸說（思想改造）和專政（反右運動）。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分析毛澤東反科學主義的思想，這在學術批判、反專家路線，又紅又專、群眾科

學、反專家治國等方面均體現出來。

一讀者 北京
1991.12

要接近生活， 不要太理論化

貴刊內容覆蓋面極廣，每期都給讀者增添新知識，主題雖是「文化」，但對現實有深刻聯繫，使人極感興趣。然而也正因為貴刊層次太高，影響面恐有限。我建議在保持高水平的前提下，較多接近生活。換言之，刊登更多有深刻洞見卻又淺顯易懂的佳作，即作者能獨具慧眼，對司空見慣的現象作出新解釋者。過去各期已經刊登了不少這方面的佳作，希望繼續朝這方面引導，不要變得過於專門和理論化。

一茅于軾 北京
1991.11

充當中外學術界橋樑

現在中外學術界多少還是老死不相往來，彼此的問題都不相干。如果說《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便是充當兩者間的橋樑，大概不過分。當然中國學術界有自己的問題，只屬於自己的問題，西方人不能也無誠意關心，不過中國人還是應當了解世界。

一讀者 墨爾本
1991.10

重要的是產生震撼力量

在我的印象裏，《二十一

世紀》原不應當是所謂「學術性刊物」，而應當是新思想和新話語（包括新語體）誕生的搖籃。我感到，如果把貴刊局限於傳統的「學術」框架，必然會損害它可能發揮的作用。文體、長度、所有這些因素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是否產生了震撼靈魂的力量……。

一讀者 上海
1991.9

文章長度應靈活； 應增設「學術信息欄」

辦刊物確實應限制長文，但也應通過多發短文的辦法，為長文的發表留出空間，使雜誌有更大的靈活性。失去這種靈活性，機械地卡字數，雜誌就沒有生機了。畢竟作者的個性、文章的質量和論題的重要性是各不相同的。

我覺得像這樣一個雜誌，總應有類似學術信息的欄目，使不懂外文的知識分子知道世界學術大勢。兩三千字一篇，十篇才兩三萬字，而且可以排得緊些，加大信息量。國外有那麼多留學生，他們寫些這類文章並不困難。

一讀者 北京

本刊積極籌設學術信息欄已有大半年，但因稿源和質量沒有把握，只好暫時擱置。

一編者

青年人才有資格「展望」

展望欄還算言之有物。這一欄不給青年人一席之地，只搞老人的統戰，就難搞好。那些人有多少資格展望，我頗懷疑。他們與其「展望」，莫如發

揮一下餘熱，把這個他們本來沒搞好的二十世紀搞搞好。所以，只有青年人才有資格展望，他們可以講一講打算，他們現在講甚麼，將來就可能做甚麼。

一讀者 北京
1991.10

我們向讀者致歉

第7期〈奧圖曼帝國的現代化歷程〉一文中「尼古拉斯二世」（頁115，倒14行）為「尼古拉斯一世」之誤。

第8期〈談談數論和它的應用〉一文中頁83末之方程式應為「 $P_{n+1} - P_n \leq 3P_n$ 」（倒1行）；「大於26」（頁88，倒2行）應為「 $q = 26$ 」；頁89第二方塊末的方程式應為「 $C' \equiv M \pmod{n}$ 」。

第8期頁17上方的照片誤為李大釗，該照片人物是李達。（感謝上海朱文華先生來信指出。）

《二十一世紀》編輯室

